

計篇

曹操曰計者選料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李荃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一遁甲先以

計神加德宮以斷主客成敗故孫子論兵亦以計為篇首

○杜牧曰計算也曰計筭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

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

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與師動眾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

著為篇首耳○王皙曰計者謂主將人地法令兵衆士

卒當何也○張預曰計者謂主將人地法令兵衆士

卒當何也○張預曰計者謂主將人地法令兵衆士

卒當何也○張預曰計者謂主將人地法令兵衆士

卒當何也○張預曰計者謂主將人地法令兵衆士

卒當何也○張預曰計者謂主將人地法令兵衆士

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張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吳如嵩著

孙子兵法新说

中国古代兵法经典鉴赏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子兵法新说/吴如嵩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65-5574-6

I. 孙... II. 吴... III. ①兵法—中国—春秋时代②孙子兵法—研究
IV. E89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1566 号

书 名: 孙子兵法新说

作 者: 吴如嵩 著

责任编辑: 陈济康

装帧设计: 李 戎

出版发行: 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印 数: 1—8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5-5574-6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编者弁言

中国的古代兵学文化是中国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其中的兵法经典著作更是一颗耀眼的明珠。

大凡经典都是反映客观规律，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换言之，经典著作也就是经得起阅读、经得起推敲、经得起研究、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著作，否则它早就随风而去，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在中国古代兵法中至少有数十部这样常读常新的经典著作。

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解放军出版社包括它的前身战士出版社，趁着坚冰已经打破、“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之际，曾经出版了一套《中国古代兵法通俗读物》丛书。当时，这套丛书在弘扬祖国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大潮中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

20 多年过去了，随着研究的深入、材料的丰富、时代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古代兵法研究工作需要创新，需要发展，需要再开新的风气。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说：“一时代之新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

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

解放军出版社的领导再一次敏锐地看到：古代兵法研究的创新是这一领域能够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源泉。依据近些年的新材料，结合信息化的新形态，探求“古为今用”的新问题，出版一套《中国古代兵法经典鉴赏》丛书，正是“此时代之潮流”。为了保证这套丛书的质量，特地邀约了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力求反映近些年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示新的学术研究水平。承蒙出版社青目，让我担当编委会主任，董理学术，我也只好勉为其难，尽力而为而已。

中国古代兵法，博大精深，继承它，发展它，弘扬它，需要大家的力量，需要世世代代薪火相传，直至永远。

吴如富

2007年11月15日

《中国古代兵法经典鉴赏》丛书编委会

主 任：吴如嵩 郑 晖

副主任：陈济康 王世光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世光 刘 庆 孙建民 李建力

杨 斐 张文才 吴如嵩 陈济康

范中义 郑 晖 萧大维 薛国安



孙子兵法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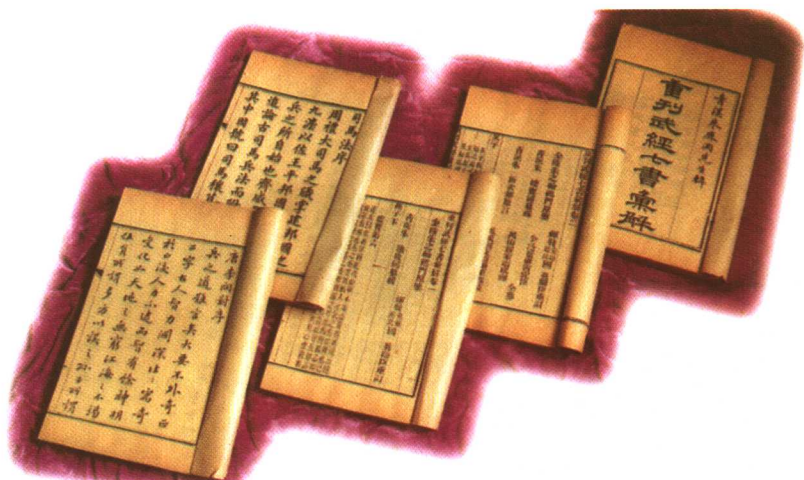
春秋末期军事家孙武

山东惠民县孙子兵法城孙武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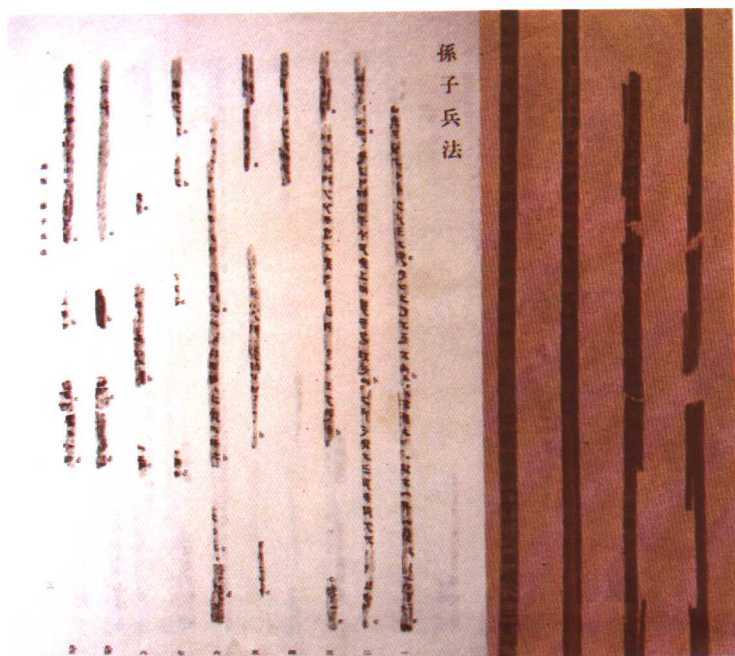




孙子兵法新说



▲ 武经七书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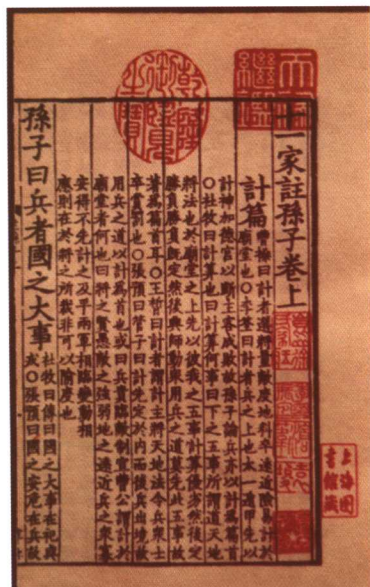
◀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竹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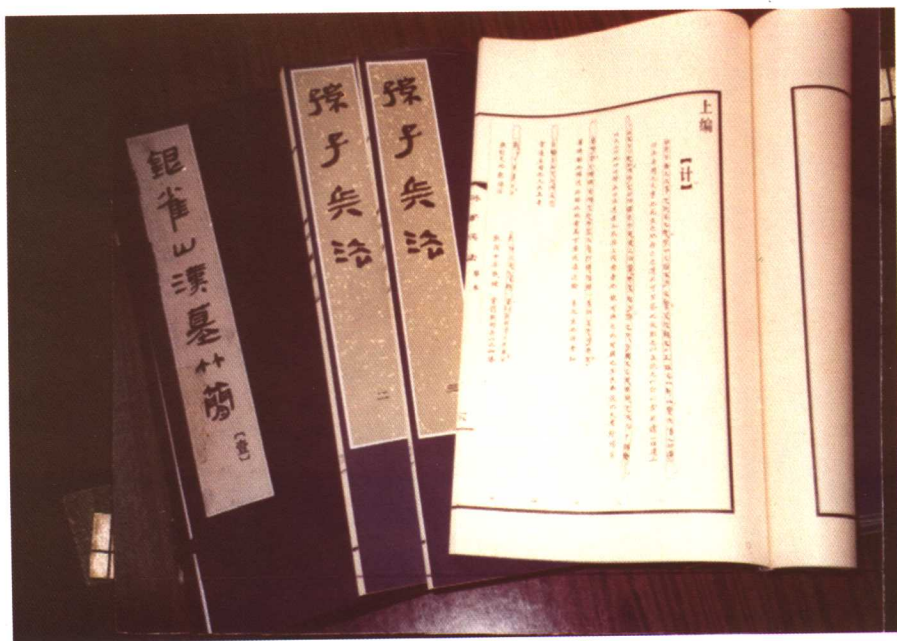
孙子兵法新说



▲ 魏武帝注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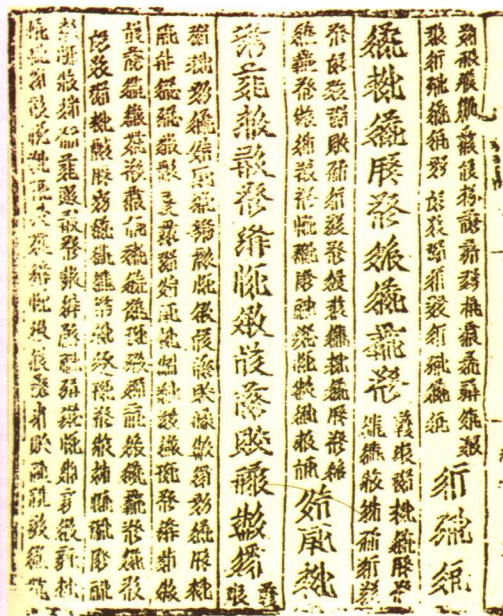
▲ 十一家注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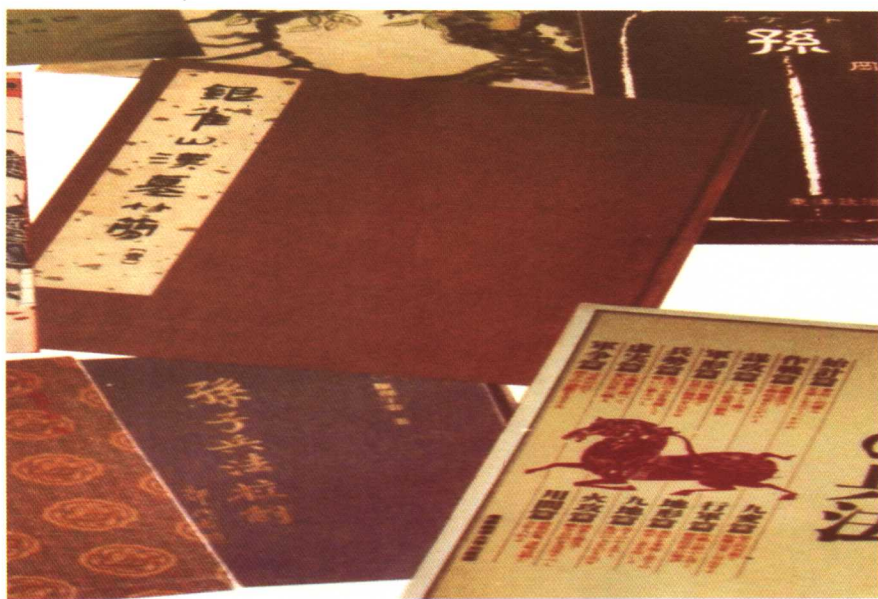
▲ 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新说



西夏文孙子兵法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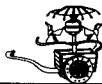


中外孙子兵法部分版本



目 录

兵法共此生（代序）	(1)
一、兵圣孙子	(8)
二、风起乐安	(25)
三、银雀惊世	(34)
四、旧题新说	(41)
《计》篇新说	(41)
《作战》篇新说	(63)
《谋攻》篇新说	(69)
《形》篇新说	(87)
《势》篇新说	(98)
《虚实》篇新说	(119)
《军争》篇新说	(131)
《九变》篇新说	(142)
《行军》篇新说	(151)
《地形》篇新说	(159)
《九地》篇新说	(166)
《火攻》篇新说	(178)
《用间》篇新说	(185)
五、孙学骊珠	(193)
六、超越兵法	(205)
七、附：《孙子兵法》原文与今译	(212)
（一）《孙子兵法》原文	(212)
（二）《孙子兵法》今译	(224)
后 记	(243)



兵法共此生 （代序）

我一介书生一头闯进军事天地，弹指间，竟然过去了四十多年。四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已不复记忆。但是，1963年古代兵法研究室主任李大磊将军在我报到时与我的谈话至今还言犹在耳。他说，古代兵法研究室是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元帅指示设置的科研单位，成立才两年，正是要人之际，特别需要你们这些大学生来开掘祖国的历史瑰宝。从事这项工作是要干一辈子的，要下决心埋骨红山（军科院位于红山南麓），要有使命感、责任感。要耐得寂寞，耐得清贫。当时，我聆听着这位抗日战争时期邯郸地区李向阳式的英雄人物（他当时任团长）的话，看着他慈祥和悦的面孔，一种庄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参军从戎，不是我的初衷，却是我的幸运；研究兵法，不是我的选择，却符合我学术报国的志愿。

古代兵法研究确实是一个特殊的领域，面对那散发着异味的线装书、冷僻怪异的兵法术语，一时很难适应。工作中，我明显地感到自己的差距太大，必须从零开始，奋起直追。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完成领导赋予的任务，我确曾不惜烛薪之耗，夜以继日地读书。军科图书馆馆藏的古代兵书之多，在全军乃至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文革”前的两三年，我几乎把上千册兵书生吞活剥地浏览了一遍。当时我就是怀着一种近乎幼稚的想法，想看看古代兵法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它有哪些书，书中讲的什么内容等等。几年下来，对古代兵法总算是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懂得了一点入手的门径。

对于工作，我们那个年月，确实如常言所说“我是革命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没有多少个人的考虑。但是，“文革”的重创使我对古代兵



法研究，对军事历史研究，严重地动摇了。当时，在对“封资修”、“大洋古”的大批判中，不仅古代兵书被弃如敝屣，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甚至稍有不慎就被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我们那一批同期入伍的大学生，不少人复员的复员，转业的转业。1970年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心情十分苦闷，自己也觉得古代兵法，故纸堆，没有用处，想改行。

这里，不能不提到我的母亲翁淑馨。在我身上不仅流淌着她的血液，也灌注着她的灵魂。她为我多次把握着人生的航向，这次又是她改变了我的想法，使我继续坚持本职工作。她的祖上是可以称得上书香门第的名门望族，她本人却饱受磨难，经历过革命战争的洗礼，通达世事。她多次来信鼓励我不要放弃古代兵法研究，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语曰名将不读兵书，此非定论，如张良受书老人也。曰：读此可为帝王师。陈平家贫好学，六出奇计，遂定天下。关公、杜预、狄青、岳飞之伦，均以好左氏传著名，而陆逊、虞允文竟以儒生建战场之伟绩，挽未造之颓风，则高谈时务者正不可轻量书生也。”

她的来信，对于我无异于醍醐灌顶。我一读再读，受益良深。再加上她还以自己曲折的革命经历告诫我如何对待人生的挫折，使我增强了信心。至今想起，仿佛她老人家音犹在耳，容犹在目，抚今思昔，不胜唏嘘。

在“文革”中，军科院的研究工作算是较早转入正轨的。自1971年整编后，我们第三研究室开始为编写中国军事史做一些前期研究，因为人员少，年轻人更少，领导上给我压任务，我也都欣然接受，积极完成，诸如审校《中国历代战争年表》，撰写《毛主席著作中以弱胜强的十个战例》、《中国北方古代战例选编》、《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内部本）以及参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孙臆兵法》的研究等等，我的工作量都比较大。

出版了看得见的成果，得到领导重视，受到领导表扬，对本职业工作的兴趣也在不知不觉中浓厚起来。

对于兵法研究，在志趣上、在学术上真正得到一次升华、一次洗礼是1975年以后。当时，《孙子兵法》研究的大师、革命老前辈郭化若将军从南京军区副司令调任军科院副院长。郭老调来之前，毛主席有一个批示，



要他“对所著《孙子今译》写一个批判吸收性的序言，可以再版”。宋时轮院长指定了三个同志协助郭老修订《孙子今译》，我是其中一个，也是年纪最轻、官阶最低的一个，另外两位都是正军级的老干部。包括郭老后来一本《孙子译注》在内，我在郭老指导下工作了好几年。

郭老既是经师又是人师，我不仅在一个难得的宽松的环境里亲炙他的教诲，追随其杖履，学习他点石成金的研究方法，而且我也从他那里学到了怎样做人做事，特别是他刻苦钻研的敬业精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使我终生受益。早在1938年，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始研究《孙子兵法》，“文革”中又因为《孙子兵法》研究遭到无理的批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初衷不改，矢志不移。

他是名将，又是大师。他身经百战，军事素养深厚，但是不骄不躁，为了落实毛主席指示的写好“批判吸收性的序言”，我陪他先后访问了胡乔木、胡绳、邓立群、杨宽等好几位大学者。他们对郭老的《序言》初稿认真地阅读，坦诚地发表意见。他们的高谈阔论，真使我大开眼界，让我进一步看到了古代兵法的价值，懂得了学习研究它的重要意义，也学得了一些学问之道。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对古代兵法研究从“任务”向“兴趣”转变的标志大概要算1983年《孙子兵法浅说》一书的撰写。这是我研究《孙子兵法》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著作。

《孙子兵法浅说》不仅是我的处女之作，也是我后来在《孙子兵法》研究上得到多方面发展的奠基之作。撰写与出版这本书，从创意到写作自始至终都得到了郭老的鼓励、支持和帮助。

当时，郭老已是接近80高龄的老人了，工作又忙，但是，他对于我的提问，我的疑难，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解答。他那循循善诱的风范，至今想来，历历在目。他那诲人不倦的精神，令人难以忘怀。

初稿写出后，郭老不仅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十分中肯的修改意见，还为我这本学步之作题写书名，亲笔作序，并在《序》中特别写道，说我对他的“《孙子今译》前言的改版和注释，也费了一番力量相助，从而也就加深了对《孙子兵法》的兴趣。”

收到郭老的赐序，心情十分激动，十分感激，特地到郭老家中当面致



谢。郭老很健谈，也喜欢与我们年轻人闲谈。听他谈话，如沐春风，如饮甘露。他的官大，但从不颐指气使；他是大师，却乐于奖掖后进。记得那天谈到我对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解与他不同时，他笑了，说：“搞学术研究要允许别人有不同观点。你的书，如果都与我的书相同，那岂不把你自己否定了；如果都与我不同，那岂不又把我否定了。有所同，有所不同；有所继承，有所发展；有学习借鉴，又有独立思考，人类才能进步。我已老矣，你还年轻，《孙子》研究，古代兵法研究，薪火相传，下一步的接力棒就历史地落在你们身上了！”

1995年，享年91岁的郭化若将军病逝。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在《解放军报》发表题为《缅怀儒将郭化若》的纪念文章。2004年，军事科学院隆重举行郭化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我被指定作大会发言。与此同时，我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志壮情深的革命诗史——为纪念郭化若将军百年诞辰而作》一文。郭老偃蹇匡床时，我曾怀着沉痛的心情设灵堂，书挽联。后因出差，未能参加对他的告别仪式，深感遗憾。现在仅以以上文字权作心香一瓣，寄托我的哀思。

《孙子兵法浅说》仅是一本1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20多年来，多次重印，颇受读者欢迎。一本名为“浅说”的著作，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呢？原因在于，我打破了注释、翻译的传统著作模式，对孙子十三篇每一篇的核心思想都进行了提炼、概括和阐述。为了探索《孙子兵法》的成书时代是春秋而不是战国，我将记载春秋军事史的主要文献《左传》中的战例分门别类地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并在《浅说》中全部引用春秋时期的战例来论证孙子的观点，从而得出了《孙子兵法》完全有条件成书于春秋时期的结论。

又如，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我在《浅说》中对“不战而屈人之兵”重新进行了诠释，肯定了其合理意义，明确提出，如同老子的思想核心是“道”，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一样，孙子的思想核心是“全”，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应该说，这一论点，在孙子研究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其后，我又在《析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军事科学》1988年第1期）及《不战而屈人之兵与威慑战略》（《徜徉兵学长河》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中进



一步全面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这一观点。

五年之后，我又出版了关于孙子研究的第二本专著《孙子兵法新论》。《新论》之新，主要体现在突破了以往平面图解的孙子研究模式，将孙子的军事思想概括为安国全军的慎战论、谋深虑远的先胜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论、威加于敌的伐交论、纵深奔袭的突袭论、攻虚击弱的易胜论、示形动敌的致人论、因利制权的任势论、兵以诈立的诡道论、奇正相生的阵法论、用兵八法与十围五攻的常法论、令文齐武的治军论、五德兼备的将帅论、因粮于敌的后勤论、九地六形的军事地理论、刚柔皆得的战道论等十六个方面，并结合古今中外的战例进行阐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可以说，这是我将《孙子兵法》与现代战争理论相结合进行研究的产物。如果说《浅说》是对《孙子兵法》的解读的话，那么，《新论》便可以理解为对《孙子兵法》的解悟。

今天这本《孙子兵法新说》与《孙子兵法浅说》前后相距 25 个年头，对《孙子兵法》的解读、解悟也有了很多的不同。这诸多的不同，或许就是进步，就是新意之所在。因此，在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上，《新说》同《浅说》凡有抵牾、矛盾之处，均从《新说》，这是要特地申明的。《新说》以《十一家注孙子》为工作本，并将原文、译文附于书末。《十一家本》同其他诸本的优劣异同，则择其要者于书中加以阐述。

《浅说》的写作形式是串讲，《新论》的写作形式是分论，打破了《孙子兵法》原来的体系结构；《新说》的写作形式又是串讲。表面上看，似乎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然而这或许是一个升华，是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进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进到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境界。

原来，《孙子兵法》这座“山”不是平常的“山”。它是兵法，又不是平常的兵法。它既不同于中国其他的兵法，更不同于外国的兵法。它蕴含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情操、价值和生命力。要懂得它、理解它，必须靠心领之，神会之。我至今并没有完全理解它，只不过是进入到理解的层次而已。然而仅仅达到了理解的层次，我就用了整整廿五年，不，是用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

对《孙子兵法》，每读一次就有一次新的感受，新的理解，新的认识，



新的领悟。老实说，我这一生啃得最仔细的书莫过于它。学习它，品味它，是一种享受。阅读《孙子兵法》不必用红蓝铅笔标记重点，因为它字字珠玑，都是要言妙句。它那古老的命题，仿佛一个个神秘的符号，一扇扇神奇的大门，一座座诱人的宝库，等待你去破译，去发现。每当我有一点心得，便有如是在黑暗中看到一缕亮光，令人神往。

正当我像蚕虫开始吐丝的时候，组织上对我也更加关怀，更加重视。1985年，提前晋升我为副师职，1988年任研究室主任，同年职称评定为研究员。先后任硕士生、博士生导师，1987年被评为全军优秀科研工作者，1991年首批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获军事科学院重大贡献奖。

随着岁月的流逝，对于军科，我愈来愈有一种老死此地的归属感，对于古代兵法研究也愈来愈有一种不容旁贷的责任感。

历史把我们推向了古代兵法研究的前沿，时代赋予了我们承接祖国军事文化瑰宝的重任，这是国家的需要，军队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是不容推托的，也是不容迟疑的。我觉得，所谓责任感、使命感就是把继承和发展祖国优秀的兵学文化视为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既要珍视它，也要捍卫它。无论珍视还是捍卫，都应当是自觉的行为，无私的行为。

我想，这种责任感不仅表现在完成领导赋予的研究任务，更在于主动地、自觉地去争取任务，完成任务。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从酝酿到成立可以视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早在1988年秋，战略部部长谢国良将军对我说：“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孙子兵法》研究的学会，以便与军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同行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真正起到弘扬兵学文化的作用。你们三室就负责具体的日常工作。”我觉得他的这个想法很好，只是担心上级领导会不会批准。因为军科院在历史上就没有组织成立过这种学会。谢部长说，上面的事由他去办，让我只负责筹备事宜。最后，此事经过多方努力和协调终于得到总政治部和国家民政部批准，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于1989年5月正式成立。谢部长任研究会会长，我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一经成立，就如横空出世，1989、1990、1992年连续举办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迄今已召开了七届国际会，国内外学者济济一堂，交流学术，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和好评。为了使会议圆满举行，我